

捕

惑

君

心

顾凤衣、著

捕惑君心

下册

她知道，不管花开花尽，
哪怕真的如荼靡一般行至末路，他也会永远站在她背后，
纵着她随心所欲，护着她一世平安。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捕惑君心

顾凤衣 / 著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四周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诡异，姬韶渊未再开口说话，只是静静地面对墨千君若有所思，而墨千君则气定神闲地坐在原处，低眉垂首地做她气质温婉的大家闺秀，一时间倒显得更加高深莫测难以被人看透。

抬着软榻的龙骑卫们突然察觉到了一股从内里传来的寒意，瞬间心底一抖手腕一抽，险些颠到了里面的两位祖宗。

他们殿下这是又被大小姐气到了？

转眼间，宫门已经近在眼前，墨千君见一众龙骑卫径自抬着软榻朝长澜宫的方向走去，不由得挑了挑眉毛。

秦管家不是说，是贤妃娘娘召她入宫的么，怎的又把她送到长澜宫那个狼窝里去了？

嘁，就知道府上那些吃里扒外的浑蛋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姬韶渊给收买了。不单是自己的贴身丫鬟，现在连秦管家都学会跟姬韶渊一个鼻孔出气帮着他来骗自己了。

正在心底愤愤不平，软榻突然一停，然后被龙骑卫小心地放下，并将四周的纱帐拉开。墨千君微微一怔刚要站起，却见正前方有一行人快步走了过来，为首的正是据说要召她入宫的贤妃。

“娘娘？”墨千君微微一愣，半跪着身子要向贤妃行礼，身后的姬韶渊却抬手一扯，墨千君直接一个倒栽葱便跌入了姬韶渊的怀中，就听姬韶渊低声道：“君儿这般诧异母妃的到来，是以为本宫在骗你，刻意寻了理由诓你入宫么？”

废话，若不是为了贤妃娘娘，谁会理你这个浑蛋！

墨千君身子一僵耳根处飘起了一丝红晕，尴尬地望着已立在自己面前的贤妃，只恨不得一肘子将姬韶渊给戳飞，省得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来坏自己的名节。

看着姬韶渊和墨千君亲密的举止，贤妃一愣之后也耳际泛红，没好气地瞪了姬韶渊一眼，暗骂她这个儿子也不顾及点未来媳妇儿的面子，怎么能在大殿门口就对她动手动脚的。可随即又想到哪怕自己瞪他，这倒霉儿子也看不见，贤妃的心底又是一阵心酸，不由得柔声道：“君儿来了？”

“君儿给娘娘请安。”墨千君挣扎着要站起，却被姬韶渊死死地扣在怀中，气得墨千君眼底火苗乱窜。贤妃看着周围的龙骑卫吩咐：“将皇子 and 皇妃送进去。”说着，又转向墨千君安抚：“六儿的身体还未大好，你便陪着他回寝宫去吧。圣旨已下，等大婚之后你便是本宫的儿媳，不用同本宫计较这些虚礼。唉，都是六儿这孩子太过任性，伤还未愈就非要亲自跑去将军府迎你，君儿日后可得替本宫好好管教管教他才好。”

听着贤妃温柔的嗓音，看着她脸上那慈爱的笑容，墨千君无语望天，一时间险些泪流满面。

自古以来姑娘嫁人都担心的婆媳问题，到了她这里却变成了没有问题。因为贤妃和自己的母亲是闺中密友，以至于贤妃每次见了她都像是见到了亲闺女一样，那怜惜的眼神让墨千君觉得，若是她真的跟姬韶渊闹翻，最对不起的就是比姬韶渊还期待他们能成婚的贤妃。

看着他们两个在宫门口卿卿我我，她不是应该对自己各种鄙视嫌弃自己不守女德么！更别提自己还丑如奇葩在京中被传得像妖怪一样，这贤妃娘娘的心为啥就这么大，咋就看上了自己给姬韶渊当媳妇儿呢！

腹诽间，一道幽深的视线突然落到了墨千君的身上，墨千君微微一怔，循着目光望去，突然发现贤妃的身边还站了一人，正是之前被姬韶渊带入京城的西域公主西琳。

墨千君皱了皱眉头。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的混乱，她倒是忘了宫中还有这么一个人。如今姬韶渊已经倒台，怎么她还赖在这里没有离开？

见西琳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跟在贤妃的身边，墨千君顿时想起之前宣德帝威胁姬韶渊娶了西琳一事，以及她与姬韶渊那次争吵冷战的导火线，于是，掩在广袖下的小手再也忍不住，不动声色地夹起姬韶渊大腿上的一块软肉，狠狠地掐住转动一圈，然后对西琳温柔地一笑：“见过公主。”

姬韶渊腿上一阵刺痛，立刻身子一动换了个姿势，将她的爪子握在手中，分开她的五指再紧紧扣住，嘴角也随即勾起了一丝浅笑。

晦暗莫名的心思稳定了稍许，姬韶渊先前因为墨千君的反常而笼上的阴霾也散去了不少。而她在面对西琳时流露出的淡淡醋意也让姬韶渊感到无比受用。

只要这小狐狸还有脾气知道跟他亮爪子，他总能寻到机会弄清楚这丫头的脑袋里都在盘算些什么，看看这鬼丫头到底想跟他玩什么花样。

“姐姐的身体可好些了？”西琳甜甜地一笑对墨千君道，“今日知道姐姐要入宫，西琳才缠了娘娘要一同过来。多日不见姐姐，西琳可是担心得紧呢！”

担心她？

看着西琳在与她说话间却不停地往姬韶渊身上飘的眼神，墨千君的嘴角勾起了一丝轻嘲。

“千君一介臣女，哪里当得起公主的担心。”

哎，这些后宫的女人天天这般演戏也不嫌累得慌。明明就是为了姬韶渊才过来的，却偏生要扣在她的头上装出一副与她姐妹情深的模样，闹得她胃里翻腾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姐姐哪里的话。”西琳的脸上掠过了一抹娇羞的红晕，美滋滋地看了姬韶渊一眼说，“等日后妹妹跟姐姐一样入了长澜……”

咔嚓——

姬韶渊身下的软榻瞬间崩了一角，左前方的龙骑卫脚底一滑，平衡的软榻也瞬间一歪，墨千君和姬韶渊直接便朝地上栽去。

“六儿！”贤妃脸色一白花容失色，却见姬韶渊脚下一动，揽着墨千君稳稳地立在了大殿门口，贤妃顿时怒道，“连个轿子都不会抬么！来人，将这个蠢材给本宫拖出去！”

“母妃。”姬韶渊的身子重重地一歪，整个身子都压在了墨千君的身上，随即墨眉微拧，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不妨……事……咳咳咳……”

“六儿你如何了？”贤妃大惊，顿时顾不得处置那个失手的龙骑卫，而是对桂朝卿交代道：“小桂子！快去传聂神医过来！”

“殿下！”西琳一脸担忧地迎上前，想要扶住姬韶渊空出的左臂，姬韶渊直接将左手也搭在了墨千君的肩上，侧头对墨千君道：“君儿……扶本宫回寝宫……咳咳咳……”

说着，他指尖一动，对那个被贤妃责骂的龙骑卫做了个手势。

惨遭无妄之灾的龙骑卫泪流满面地遁走，心底却偷偷地腹诽。

方才那软榻之所以会断，完全是殿下以内力刻意把支架给震塌，好光明正大地去占皇妃的便宜。可怜抬轿子的有那么多人，偏生殿下就顺手选了他来背黑锅，幸而殿下还会找机会让他脱身，否则他今日就要含恨而终死不瞑目了。

墨千君满头大汗地扛着肩头的“重物”朝寝殿内挪去，却在背过贤妃的时候狠狠地白了姬韶渊一眼。

这浑蛋也就能骗骗贤妃和宣德帝，然后找机会来不遗余力地压榨自己，她怎么就这么倒霉招惹了一个如此恶劣的老妖怪呢！

“君儿。”众人手忙脚乱地围在姬韶渊和墨千君的身旁涌入了寝宫，但姬韶渊却闲闲地附在她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温柔地道，“放心。”

放心？

她要放什么心……明知道这货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骗人，她才不会以为他真的旧伤发作为

他操心呢！

不情愿地服侍姬韶渊半坐在床榻上，桂朝卿也已将聂同请来，在为姬韶渊把过脉以后淡定地说：“殿下只是一时间岔了气，多喝两杯热茶便能缓解。不过……”

他眉梢一扬看了墨千君一眼，然后又古怪地将姬韶渊打量了一圈，笑眯眯地勾起嘴角：“往日后还是多注意一些的好，只要殿下按草民的吩咐安心静养，绝不会误了您七日之后的大婚。”

“七日？！”

墨千君愕然一愣，先是因为聂同那暧昧的眼神和笑容黑了脸，然后就被这爆炸性的消息炸得肝胆俱碎。

七日后就大婚……有没有搞错！

姬韶渊这是赶着去投胎心里揣了一排风火轮么！

今几个才下旨，七日后就要举行大婚，他到底是有多恨娶，生怕自己会跑了呀！

贤妃娘娘和宣德帝也就由着他这般胡闹，答应他土匪一般地抢亲么？

看着墨千君被震傻的表情，贤妃上前一步握住墨千君的手道：“本宫知道这日子定得是有些仓促了。但六礼原就已经过了五，你同六儿的大婚只剩下了迎亲这一茬，若不是钦天监那些老匹夫们从中作梗，今日你就已经是本宫的儿媳了。六儿如今身体不适，聂神医又说等下个月便要带他去江南医治双眼……君儿，原谅母妃的自私，母妃就想找个喜欢的也信得过的孩子陪着六儿，也好让母妃能宽宽心。再者，母妃也不能继续耽误你让你在将军府多留个几年。钦天监那里翻过黄历，两个月内的好日子只有七天后，所以，委屈你了……”

墨千君的脑门上顿时浮起一层白毛汗，神情复杂地看着一脸歉意的贤妃。

她连“母妃”的称呼都套过来了，自己有胆子有借口拒绝么……

七天之后……七天之后！

她刚刚才被迫接受了被指婚的事实，心里还没想好要如何跟姬韶渊耍赖，把完婚的日期无限期地延长，长澜宫这厢便已经做好了安排，要她瞬间从待嫁的身份转变为已婚的皇妃。

苍天啊！大地啊！姬韶渊是不是早就看穿了她即便接旨也会继续想办法作妖，所以才提前掐死了她的退路，雷厉风行地要把她给抢回来啊！

“君儿可是不情愿么？”见墨千君神色纠结默默无语，贤妃的眼底顿时划过了一丝受伤的神色，墨千君立刻回神打了个冷战，低下头轻咳了两声道：“君儿岂敢？只是一时间有些震惊罢了。”

看着墨千君“娇羞”的模样，贤妃这才开怀一笑，摸了摸她的脑袋道：“别怕，若是六儿日后欺负你，母妃自然会替你做主的，你便安心地在将军府待嫁，等着六儿迎你过门便是。”

“是……”墨千君的声音里夹带着一丝哭腔。

爹啊，她若是在这个时候逃婚会不会连累将军府被满门抄斩啊！她是真的没有做好嫁人

的准备啊！

“西琳在此恭喜姐姐了。”看着贤妃对墨千君的宠爱，以及姬韶渊与墨千君一直十指交握的手掌，西琳的眼底闪过了一丝妒忌之色，却不动声色地上前，带着一丝讨好地说道，“日后西琳一定会和姐姐好好相处的。”

寝宫内瞬间一静，聂同的眼底滑过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贤妃微微一怔，柳眉一拧瞥了西琳一眼，目光转落在墨千君身上时便多了一丝充满歉意的无奈和心疼。而立在门口的桂朝卿则缩了缩脖子，有些畏惧地看了墨千君一眼，同情地望着自家殿下。

完了。墨大小姐的脾气那般古怪，对待殿下时候又那般不温柔，若是知道皇上还是想把西琳公主指给六殿下做侧妃，墨大小姐会不会大发雷霆趁着殿下重伤狠狠地欺负殿下啊……

四周的气氛变得有些诡异，墨千君在听了西琳那意有所指的话又接收到众人诡异的眼神后，心底咯噔一跳，清冷的目光落到了西琳的身上。

她能看出西琳甜美外表下隐藏的恶毒与虚伪，也能听出她柔和的问候下那明显的示威与挑衅。

想到之前姬韶渊故意破坏了软榻打断了西琳所言的举动，墨千君柳眉一扬嘴角轻勾，似笑非笑地对西琳说：“公主，这是何意？”

“母妃。”姬韶渊淡然地开口，抢在西琳回答之前对贤妃道，“大婚之事还要母妃诸多费心，儿臣身边有君儿在，母妃不必担心。”

贤妃顿时嗔怪地瞪了姬韶渊一眼：“你这孩子，每次君儿来此都要赶母妃走，是嫌弃母妃在这里碍事不成。”幽幽地叹了口气，贤妃有些担心地看了墨千君一眼，“也罢，君儿在你身边，母妃的确放心，母妃这便回幽兰宫里张罗你的大婚。君儿母亲早逝，许多事情无人提点，母妃还是寻个放心的嬷嬷跟在君儿的身边，也算是对素素有个交代，圆了她的遗憾和念想。”

说完，便果断地转身朝寝宫外走去。

她的儿子她了解。

此番将她支开，定是有话要亲口对君儿说明，却又怕她在此难做。

那个西琳……

哎，只盼着君儿不要与六儿心生罅隙才好。

贤妃离去，寝宫中除了姬韶渊和墨千君之外，便留下了西琳、聂同和桂朝卿三人。

聂同往后挪了几步，寻了个不起眼的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摆明了是要姬韶渊和墨千君当自己不存在，而他则光明正大地躲在一旁看戏。而桂朝卿犹豫再三，虽然恭谨地退到了门外，却是守在门口频频探出脑袋，打算一发现什么不对就冲进去解救殿下。

寝殿中再度陷入寂静，而墨千君在贤妃走后便也懒得再伪装什么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就着姬韶渊牵着他的姿势往他身边一坐，淡然地重复：“公主方才所言何意，怎么我一句都

没听懂呢？”

在她心底怒火上涌的一瞬间，便感觉到姬韶渊与她相扣的五指瞬间握紧，还安抚地挠了挠她的手心。虽说她并未想通姬韶渊要做什么，但她才刚刚接了圣旨，还得知了七日后要大婚的消息，心底的郁闷还未平复，西琳就来揭她的面子，带着一脸笃定的表情向她挑衅，就好像这皇妃的位置是她从西琳的手中抢走一般，倒衬得她这个正牌的皇妃名不正言不顺了。

啧，这小丫头片子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记得之前在御花园是怎生被大姨妈整治了？还是说，她当自己是个人人可欺的草包笨蛋，以为自己离了大姨妈便蠢得随她玩弄排挤了？

不得不说，墨千君此番猜得还真不错。

西琳在西域王宫自小就备受宠爱，不管想要什么都能得到，这次长途跋涉来到庆国，那是一门心思地想要嫁给姬韶渊成为庆国的六皇妃。但她没想到会晚来一步，姬韶渊竟然已经和墨千君定下了婚约，而这个墨千君还是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

想她堂堂的西域第一美人儿，怎么能输给这样一个丑陋的女子？所以，她便在御花园设下了陷阱，想要坑害墨千君给墨千君一个下马威。却没想到，墨千君会有那样厉害的一个姨母，自己不但未讨得任何便宜，还在她们的手中吃了大亏。

事后，西琳虽安分了一阵时日，却暗中遣了婢子去打探有关墨千君的一切，自然便得知了京中有关墨千君的所有传言。

性格乖戾丑如夜叉，刁蛮任性命中带煞，还一度背上了妖星的骂名。

这样一个女子，也就只有心地善良性子温柔又双目失明的六殿下才愿意迎娶她过门，若不是她背后有镇国将军府撑腰，她墨千君凭什么来耀武扬威！

听到墨千君的询问，西琳甜甜地一笑：“姐姐说笑了。难道姐姐没有听说，皇上已经言明要把西琳也嫁给殿下做皇妃么？只不过，虽说皇上许了西琳给殿下做平妻，与姐姐不分大小同为正妃，可姐姐毕竟比妹妹先一步入门，日后也要同妹妹一起服侍殿下，妹妹此时前来迎姐姐向姐姐行礼自是应该的。”

“不分大小同为正妃？”墨千君侧头看着姬韶渊道，“殿下可曾听闻此事？”

阴恻恻的杀气自墨千君的周身散开，姬韶渊莞尔一笑，抬手顺了顺墨千君的发丝回答：“不曾。”

西琳脸上的笑容一僵：“殿下……”

咣的一声，墨千君直接起身往面前的桌子上狠狠踹了一脚。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西琳脸色一白，震惊地瞪着瞬间变脸撒泼的墨千君，却见墨千君优雅地抚平了裙摆，立在被她踹翻的桌子前淡然唤道：“桂公公。”

“奴才在！”桂朝卿小脸惨白，下意识地就跌跌撞撞地跑进来，颤颤巍巍地看着墨千君

道，“大大……大小姐……”

墨千君瞥了西琳一眼说：“好大的一只苍蝇在殿下的寝宫里嗡嗡，你这长澜宫总管是如何当的，吵到了殿下静养你想献出几个脑袋？”

“奴才知罪……”

“聂大夫。”墨千君的目光又落在了看戏的聂同身上，“可有驱蚊虫的灵药？”

聂同默默地从袖中取出了一个瓷瓶，上前递到了墨千君的手中。墨千君直接将瓶塞扯下一扔，拎起瓶子就朝西琳的身侧砸去。

白白的药粉随着瓷瓶的炸裂洒了西琳一头一脸，西琳脸色一沉惊愕地瞪着墨千君道：

“你——”

“抱歉，手滑了。”墨千君柔柔地一笑，望着聂同叹了口气，“聂大夫，我还未拿稳你怎么就撒手了呢？如今冲撞了西琳公主，还不快去向公主道歉？”

哼，让你们天天窝在这里看戏，都当她墨千君是好性子的泥人不是？

聂同无语地摸了摸鼻子，轻叹口气走到西琳的面前说：“草民多有冒犯，还请公主殿下恕罪。”

难怪卿美人今日不来长澜宫凑热闹，她是掐准了君丫头今日会彘毛，所以便聪明地避开了风头么？

听到聂同的请罪，西琳的脸色瞬间便由青白变成了猪肝色，瞪着墨千君险些上不来气，她小嘴一扁委屈地看着姬韶渊道：“殿下……”

“咳咳咳咳咳……噗……”姬韶渊顿时爆出了一串剧烈的咳嗽，然后张口便喷出一口鲜血，在场众人同时一愣，桂朝卿哀号一声便扑了过去，却好死不死地撞到了西琳，撞得她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在地，一脸震惊地瞪着姬韶渊白衣上的血渍。

一道黑影出现在了西琳的面前，龙十二面无表情地对西琳道：“殿下旧伤复发，闲杂人等不得在此叨扰，得罪了，公主殿下。”

话音一落，便直接拽着西琳将她拖出了宫殿。

片刻之后，大殿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然后便是西琳幽怨的哽咽声和西域侍女的惊呼声，再来便是龙骑卫拔刀出鞘的呵斥声。一阵喧嚣之后，长澜宫重归宁静，聂同脸色难看地瞪着咳嗽不止的姬韶渊以及趴在床边哀号不止的桂朝卿，翻了个白眼道：“人都走了就别吐了，当你自己的血多吐着不要钱么？”

墨千君起初也被姬韶渊突然吐血吓了一跳，此时听到聂同所言，脸色一黑转身便走。姬韶渊迅速地伸手，将墨千君拖到了怀中凉凉地道：“君儿，本宫吐血了。”

墨千君银牙一咬，抬头瞪向了姬韶渊，姬韶渊懒洋洋地将脑袋往墨千君肩膀上一靠，抬手伸到了聂同面前：“给本宫请脉。”

“请个屁的脉。”聂同冷笑一声将桂朝卿拎起，“殿下要是嫌命长了便直言，不用刻意

伤了自己的肺腑吐血玩，草民医术浅薄，治不了您这种自残的病症。”

说罢，拖着桂朝卿就朝殿外走去。

咔嚓一声，墨千君脑袋里有根叫作理智的弦，在听到自残两个字后光速绷断，她一把将姬韶渊的手甩开，指着姬韶渊吼道：“你闹够了没有！”

聂同脚下一抖，拖着脸色惨白的桂朝卿躲到了寝宫的门后，姬韶渊面不改色地迎着盛怒的墨千君，淡然地回道：“君儿气消了没有？”

“我消个屁！”墨千君眼前一阵阵发黑，压抑在心头多日的阴暗终于爆发了出来，化为喷薄的岩浆对着姬韶渊轰去，“你是不是活够了想死？千军万马你不怕，伤了自己的眼睛你不在意，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女人，你动动手指便能让她滚回西域，却宁愿内伤吐血来同我胡搅蛮缠。姬韶渊，是不是我一日不为你担心你便过得不痛快？是不是我一日不因你生气你便活得不自在？是不是我一日不为你伤心你便不肯放过我？看着我为你六神无主，看着我为你寝食难安，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无比有趣！说到底，你许诺过我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你由始至终都还是把我当作一个取乐的宠物！”

将心底积攒的话吼出，墨千君顿时觉得无比畅快，几日来那散漫的阴郁全都宣泄了出来，但眼泪却也滑出了眼眶。

真没出息，她才不要在姬韶渊的面前露出示弱的模样！

墨千君恨恨地一甩袖子，将眼角的泪痕擦去。

要不是她刚才已经把桌子给踹了，现在一定要直接掀桌砸他一脸。

他是死是活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以后要是再为这个没良心的伤心难过愧疚，她墨千君就是笨到极点的猪！

姬韶渊并非第一次见墨千君发火，却是头一次发现，这小狐狸耍毛的等级是一次比一次燥烈，杀伤力也一次比一次强悍。

只不过，姬韶渊非但没有忧心，反倒是松了口气，将她拽回来轻笑：“憋了几天的怒火不难受么？方才把脚踹痛了没有？”

总算是逼她将郁结的心火给发泄出来了，他可容忍不了这丫头再继续跟自己怄气，刻意摆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疏远同他的距离。

还是此时的小狐狸鲜活又可爱，即便是耍性子发脾气，最起码能显露她的真性情出来，而不是让他拎不清也闹不明地猜测她的真意，还因为她反常的态度担心她会不会伤了身体。

看着姬韶渊一成不变清雅温柔的浅笑，墨千君喉咙里一哽，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死。她瞪着姬韶渊沉默了片刻，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挫败地将脑袋埋进了他的怀中。

碰上这么个油盐不进的东西，她就是发再大的火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倒是每次都衬得好像她在无理取闹一般。

“君儿。”姬韶渊将墨千君的下巴勾起，墨千君撇开脸赌气道：“本不想同你说话。”

姬韶渊墨眉一扬，莞尔笑道：“七日之后大婚……”

“不嫁！”墨千君悻悻地哼道，“我要抗旨，你让皇上砍了我的脑袋吧。”

姬韶渊捏着她下巴的手微微用力：“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唔。”姬韶渊直接低头将她的拒绝封住，狠狠地蹂躏她的红唇，然后惩罚地在下唇轻轻一咬。

墨千君一声痛呼，姬韶渊放开她问道：“嫁不嫁？”

“我不……噉你个登徒子要干吗！”身体在瞬间被姬韶渊按压在了床榻上，姬韶渊禁锢住她的双手，然后便摸向了她的襟口，墨千君瞳孔一缩险些被吓傻，姬韶渊淡然地勾起嘴角：“圣旨已下，你已经是本宫的皇妃。本宫突然觉得，就当大礼已成，你日后便宿在长澜宫中如何？”

灼热的呼吸吹拂在墨千君的耳边，带来了一丝酥麻的战栗，姬韶渊一字一句道：“君儿，要了你的人，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说着，微凉的薄唇移至她的锁骨，轻咬住她细嫩的肌肤在上面烙下了一朵粉嫩的印花。

“姬韶渊你——唔……”抗议声再次被封住，此刻的姬韶渊哪里能看出半点虚弱咳嗽吐血或者重伤的模样。他不容抗拒地将墨千君覆在身下，不允她那张樱花般的小嘴中吐出半点反抗自己的话语来。

叩叩叩——

寝宫门口传来三声简洁的敲门声，听了半天壁角的聂同黑着脸伸出个脑袋，眯着眼睛对姬韶渊提醒：“殿下你旧伤未愈，要节……”

“滚。”姬韶渊右手一挥，浩瀚的掌风夹带了一股森冷的杀气直冲聂同甩去，聂同眼睛一瞪，拖着桂朝卿火速后退，就听寝宫之外传来了一声轰然巨响，而后那殿门便应声碎成了粉尘。

“再敢靠近本宫的寝殿半步，本宫就直接拧掉你的脑袋。”

纱帐翻飞，床榻两边的流苏帐子轻飘飘地垂下，遮住了内里旖旎的风景。原本守在大殿四周的龙骑卫和暗卫火速撤退，退至了长澜宫正殿的外围，且背对着正殿大气都不敢喘，而桂朝卿则欲哭无泪地瞪着聂同道：“你害死本公公了。”

聂同摸了摸脖子，将被姬韶渊掌风刮过的断发抖到了地上，不满地哼道：“有了皇妃就泯灭了人性，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寝殿之中，因为姬韶渊那寒凛的一掌，使得他身上那淡雅温和的气息瞬间消散，如修罗附体般变成了肃杀的凉意。然而在他扇飞了聂同后再转回头看向墨千君时，又瞬间如春风化雨暖阳破冰，完美的薄唇漫不经心地弯出温润的浅笑，执着地问道：“本宫再问你最后一次，嫁还是不嫁？”

墨千君鲜少见到姬韶渊发怒变脸的模样，哪怕是之前同他冷战，他也不过是收敛了微笑

变得清傲又疏远而已。

像方才那样怒形于色，甚至是杀气四溢令人胆寒的模样，只有在城北被姬韶风等人围攻时，她才见过一次而已。

她早就知道，姬韶渊虽外表柔和，但骨子中却藏着最尖锐的利爪。他的柔和只因为他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在意，一旦有人触及他的逆鳞，他便会化身修罗露出本性，冷然地将触怒了他的东西毁灭殆尽。

可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即便是对她戏耍算计，也盗走了她的真心。虽然他起初总是对她摆出皇子的架子，但也每次都将她的抗议记到了心底。

他容忍了她所有的无礼，无视了她所有的暴躁，将所有的温柔和宠纵都留给了自己。身为宣德帝最宠爱的儿子，甚至是握着整个锦绣大陆命脉的暗帝，面对她的怒火与挑衅，他一次又一次地耐心忍让，在面对她时永远都会挂着浅淡的笑容。

以往从未细细品味过这些，只认为姬韶渊对自己无比过分，从未考虑过自己的立场与想法的墨千君，因为之前已宣泄掉了大半的怒火，理智和冷静慢慢回笼，又在看到他对聂同的幽冷，和在面对自己时瞬间转变的和煦，那堆积在心底的最后一丝不快与郁闷终是彻底消散，化为一声释然的叹息。

或许，正是因为他戒心太重，一开始便对姬韶渊存了逃离的心思，刻意将对他的要求摆在了一个过高的位置，所以才会心生不满，才会纠结出各种伤心，然后弄得自己反复无常……

感情原本就是以心换心，她其实也并未对姬韶渊付出过多少，却一直都要求他来适应自己。说到底，她也不过是太过胆小，因为无法琢磨透姬韶渊的心思，才自怨自艾地纠结苦闷。

“君儿。”姬韶渊见墨千君久未有反应，周身的气息也变得清静平和，就像是之前同自己怄气一般，心底禁不住又是一沉。

他如今的视力并未完全失去，只是因为眼睛上的伤口刚刚愈合，聂同交代过他不许睁眼，所以才不得不过了几日瞎子的生活。此时他只觉得墨千君再度失常，墨眉一拧就要将覆在眼上的锦带扯下，想看清楚她此时的表情，但他的指尖才刚扯上锦带，墨千君暖暖的素手便覆在了他的手上，阻止了他的动作并微微起身凑到了他的面前，轻声唤了一句：“殿下。”

如羽毛般轻柔的嗓音勾得姬韶渊心底一抖，墨千君抬起另一只手搭在了姬韶渊的肩膀上，浅浅的呼吸吹拂在他的面前，笑盈盈地对他道：“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便同殿下大婚。”

“说。”姬韶渊墨眉一扬，暗自猜测这鬼丫头又想玩什么花样，就听墨千君哼了一声道：“让西琳回到她该去的地方，把之前伤过你气过我的人狠狠地惩治一遍。长澜宫以后除我之外不许再有第二个女人。只要殿下能做到，我马上就嫁！”

傍晚，龙一龙二带着龙骑卫将墨千君护送回了将军府，而墨千君一进门，就看到墨长歌一脸郁闷地在正厅前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爹？”墨千君诧异地看着墨长歌。墨长歌在听到墨千君的声音后眼睛一亮，立刻迎了过来：“君儿你回来了！六殿下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说着，他咬牙切齿道：“竟然趁着老子不在偷偷地来传旨，还把你强行掳去了长澜宫！秦飞那个吃里扒外的老东西老子已经罚他禁足面壁思过去了，告诉爹，六殿下有没有欺负你？”

墨千君耳根子一热，眼前顿时飘过方才在长澜宫内发生的种种，她轻咳了两声握住墨长歌的手安抚：“爹，我没事，殿下他什么……也没做……”

声音越来越小，面对着墨长歌恶狠狠的目光，饶是心理素质极强，上辈子最擅长骗人的墨千君，此时也觉得有些心虚。

姬韶渊那个禽兽，一点都不符合古人的矜持守礼！

温文尔雅什么的都是伪装……她这次入宫，算是把面子里子全栽在了他手里，除了仅剩的最后一点贞操，其他的便宜全都被那个浑蛋占了个通透！

看着墨千君那欲言又止的模样，往日里向来都无比迟钝的墨长歌眼睛一眯，怒气冲冲地就要往外走：“娘的，君儿你等着，老子去找六殿下算账。”

“爹！”墨千君一阵无语，连忙拉着他道，“你想到哪里去了。赐婚的圣旨刚送过来你便要去找六殿下拼命，你当真是想让皇上治将军府的罪么？”

她拍了拍墨长歌的胸口微微一笑：“放心吧，女儿什么事都没有。”

被墨千君的笑容晃花了眼，墨长歌顿时一喜说：“君儿你不生气了？”

她闺女可有好些天没对他露出这种笑脸了。看来是他错怪了六殿下，应是今日她闺女进宫这一趟，六殿下把她给哄好了。

看着墨长歌释然的表情，墨千君顿时觉得无比心酸和愧疚。

自己情绪不佳心思纠结，竟然把怒火发泄到了老爹的身上，害得他这几日心思忐忑险些愁白了头发。

自打来到将军府，最疼爱她的人便是她这个傻爹爹，她咋能因为跟姬韶渊置气迁怒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呢？

墨千君挽着墨长歌的手道：“几日前都跟您说过我没生气，只不过是受了惊吓有些回不过神来，所以才沉默了些许。如今女儿已经恢复了正常，爹爹可不用再为我担心了。”

“好好好……”墨长歌听着墨千君那久违的撒娇的声音，一时间心花怒放美得冒泡，只差没仰天大笑来宣泄自己的开心。墨千君眼眶一热险些落下泪来，暗自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绝不会让自己老爹再卷进是非莫名当了炮灰。

“君儿啊。”和墨千君又恢复了往日的亲密，墨长歌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圣旨已下，爹原本还以为你不甚情愿，想去皇上那里为你再争上一把。可如今看你这般开心，想来爹是不用再为你操心了。爹其实知道，你是喜欢六殿下的，不然也不至于每天跟着他跑前跑后，还抛头露面地帮他打理什么一扇门。你想做什么爹都不拦着你，但爹只交代你一句，以

后入了宫就少耍些性子，毕竟宫里人多嘴杂，殿下即便是再护着你……料来也做不到像爹这般。宫中不比府里自在，你可一定要谨言慎行，切莫让人抓住了错处，到时候再惹来无限的麻烦。”

墨千君抬头看着墨长歌鬓角处隐隐显露的白发，再看看他透着不舍和释然的矛盾眼神，不由得紧了紧挽在他臂弯里的手，鼻子发酸地低下头，乖乖地回答：“我知道了。”

这种话原本都该是自己的母亲来教导自己的，老爹他是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也是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儿，可偏偏是这样的他，却在得知她要成婚之后像个普通的父亲一般，代替了她去世的母亲，絮絮叨叨地交代她嫁人后的琐事……

墨千君的脑袋突然一热，脱口而出道：“爹，要不我不嫁了吧，待在府上再陪您几年。”

一言既出，跟在她身后不远的龙一龙二甚至是她身边的墨长歌，齐刷刷地黑了脸。

墨长歌瞪着墨千君，一指头戳到她的脑门上：“闹什么呢？圣旨已下，连日子都已经定了，你说不嫁就不嫁了？抗旨不遵是要抄家灭族的，瞅瞅殿下把你宠成什么鬼样子了，一天到晚净说胡话！”

墨千君揉着被戳痛的额头一阵无语。

这会儿知道抗旨不遵要抄家灭族了？

先前您老人家撕了圣旨打了传旨公公的时候不是挺豪迈的么？

“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除非我立刻收拾东西遁走，否则殿下断不会允许我不嫁的。”墨千君无奈地说。

“说都不许，也不许动类似的念头，以后就好好地跟在六殿下身边，安生地做你的六皇妃！”墨长歌瞪大了眼睛斥责道，随即又脸色一垮露出了些许惆怅，“七日后么……皇上这日子定得也太快了些，不过也好……六礼已经过了五，早日大婚也省得夜长梦多……”

墨千君心底咯噔一跳，立即抬头朝墨长歌望去，刚好捕捉到他眼底划过的一丝破釜沉舟的杀气。

不祥的预感从墨千君心底升起，她能看得出来，她老爹的眼神，是一个人在做了什么决定，又安排好了自己在意的一切后，要了无牵挂地去搏命的眼神。

如此仓促的大婚她老爹都不阻止，反而还赞同她快些出嫁，难道他要背着自己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才想快些将自己支走么？

“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墨千君脚步一顿，拽着墨长歌立在原地，一脸狐疑地打量着墨长歌的表情。

“嗯？”墨长歌微微一怔，墨千君立刻又补了一句：“你再有事情瞒着我，我可还是会生气的。”

“死丫头……”墨长歌无奈地叹了口气，“爹的心思什么时候能骗得过你？别胡思乱想，爹只是想到钦天监那个小兔崽子有些不安，怕他会做出些过激的事情出来。以爹对他的

了解，他既然言明你是帮他化解灾难之人，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对你放手。”

“可惜皇上此番没有将他定罪。”墨千君一想起李玄机就无比头疼，不悦地撇了撇嘴道。

“钦天监的监正哪里是那么容易能定罪的。”墨长歌的脸上多了一丝慎重，“爹其实知道，皇上和六殿下早就对钦天监有所不满。但钦天监在庆国已经传承了几百年，史上也曾出过一位铁口直断的女监正，百姓们到现在都还奉她为活神仙，将钦天监视为神灵的化身。李玄机虽然与济王勾结陷害六殿下，但皇上手里并无他的罪证，也不能同时处置两个举足轻重的重臣，惹得庆国朝局不稳。”

“女儿知道。”墨千君一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皇上怎么处置他们是皇上的自由，女儿不懂你们这些弯弯绕绕和算计衡量，只要李玄机不来犯到我们的头上，他是生是死都与女儿无关。”

“千君妹妹好生无情。”一道幽冷的声音突然传来，像是鬼魅一般在墨千君的耳中扩散，“难为本座一直都惦记着千君妹妹，你怎可对本座不管不问，一门心思要同本座撇清关系呢？”

龙一和龙二脸色一变，身子一晃便挡在了墨千君的面前。隐在四周的暗卫十字军也迅速出现，墨长歌黑着脸怒道：“小兔崽子，你还敢出现在老子面前？！”

“老不死的你别激动，本座今晚来此不是想跟你打架的。本座就问你一句话，你是想自己死呢，还是想千君妹妹死？又或者说你愿意听本座一言，保住你将军府的所有人。”李玄机淡然地看了四周的龙骑卫和暗卫十字军一眼，勾着嘴角一脸挑衅地道。

墨长歌的脸色微微一变：“你什么意思？”

李玄机大大咧咧地往墙头上一坐：“千君妹妹，你认为呢？本座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是愿意配合本座，保住你爹爹和将军府，还是执意要嫁给姬韶渊，害得你爹和将军府的所有人都被你连累，横遭祸端惹来血光之灾？”

墨千君在听到会连累墨长歌的时候，心底顿时狠狠地一抖，但她面上却不为所动，侧头对龙一吩咐：“把他给我揪下来。”

龙一的身影瞬间闪出，而围住李玄机的暗卫十字军也齐刷刷地朝李玄机扑去。李玄机脸色一沉，轻身挥袖挡开了朝他砍来的刀剑，愤怒地对墨千君道：“千君妹妹，你真的要不顾你爹和将军府所有人的安危？你若再如此任性一意孤行，别怪本座对你不留情面！”

说着，他袖风猛然一震，围攻他的暗卫瞬间被逼开几步。墨长歌冷冷一笑：“小兔崽子，老子的府上还轮不到你来撒野！”说完，便也朝空中的李玄机扑去。

“墨长歌你个蠢货！本座念在与你同出一门百般忍让，你竟然屡次得寸进尺浪费本座的苦心！好，本座今日就来清理门户，让你这个老王八蛋到地底下去好好忏悔！”

强烈的杀气自李玄机的周身散开，墨千君脸色微变，命令道：“龙一龙二，回来。”

围在李玄机身边的数道黑影瞬间撤回，将墨千君严密地保护了起来。虽然墨千君并不会

武功，但她也能看出，如今的李玄机跟她前几次所见都大不相同，单只是周身的气息便不是龙骑卫所能应对的。

看着李玄机彻底变脸的模样，墨长歌冷哼了一声：“终于肯跟老子认真一回了？好，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老头子不在，师门里就是老子说了算！”

黑色长衫无风自动，逐渐昏暗的暮色中，李玄机和墨长歌各立一方，周身皆环绕着一股慑人的气息，四周的落叶似是被一股无形的气流所搅动，扑扑梭梭地滚向两人，然后又直上直下地飞起，最后在他们周身碎成了粉尘。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墨长歌和李玄机眼神一变，浩瀚的袖风要朝着对方甩去的时候，就听墨千君悠然地开口：“李玄机，你方才所言是何意？”

高手过招向来只争一瞬。

听到墨千君的声音，李玄机原本要挥出去的右手微微一顿，墨长歌凌厉的掌风顿时袭来，李玄机脸色一变，身子一侧飞快地闪躲，墨长歌随即追上，毫不留情地一掌接一掌地朝李玄机的胸口砸去。

李玄机脸色阴沉，因为失尽了先机而落了下风。

闪躲间，他侧目朝墨千君瞥去，却见墨千君的嘴角带着一丝淡然的微笑，摆明了是等着看他落败，让他被墨长歌和龙骑卫们羞辱。李玄机顿时怒道：“墨长歌！你若是再这般胡搅蛮缠，千君妹妹七日之后必死无疑！”

“你说什么！”墨长歌神色剧变，即将砸落到李玄机胸口的拳头瞬间静止。李玄机眼底划过了一丝阴狠的神色，趁机甩袖朝墨长歌袭去，墨长歌一愣之后连忙后撤，却仍是未能全然躲过李玄机的袖风，堪堪被李玄机击中了肩膀，身子也直接倒飞了出去。墨千君脸色一白惊叫道：“爹！”

李玄机冷冷一笑，身形并未停止，转而朝墨千君的方向飞去，却不料，一道纤细的身影突然挡在了他的前方，素手一翻抬脚一踹，直接便将李玄机踹了出去，李玄机还未反应过来，便和墨长歌一样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啧啧啧……墨大将军，这种暗算你都能中招，还得老娘出手帮你保护闺女，不过是离开了军营一两年光景，你就废成这副模样，老娘都替你覺得臊得慌。”

戏谑的声音传入众人的耳中，龙一龙二等人顿时松了口气，而李玄机则抚着胸口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墨千君飞速地朝墨长歌冲去，声音有些发抖地扶着他问：“爹，可有受伤？”

除了姬韶渊之外，她一直都认为自己的老爹在庆国是战无不胜的战神，李玄机等人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她万万没有想到，李玄机不过是拿自己来威胁他扰乱他的心神，他就会失手被李玄机打伤。

有这样一个疼爱她的爹爹，墨千君觉得自己无比幸运和温暖，却也因此更加忧心和胆寒。

不管是姬韶渊还是老爹，她都是他们的逆鳞和软肋，也是他们唯一致命的弱点，倘若她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不管姬韶渊和老爹有多大的能耐，岂不是都要束手就擒……

墨千君轻咬着下唇，双手不自禁地抓紧了墨长歌的衣衫。

“呸！他娘的……”墨长歌黑着脸吐出了一口血沫子，骂骂咧咧地道，“谁要你这凶婆娘出来多管闲事，这小兔崽子哪能是老子的对手！”

方才将李玄机一脚踹飞的，正是墨千君的大姨妈程怀卿。她闲来无事的时候总爱在墨千君的身边闲晃，方才见墨长歌遭了李玄机的暗算，而那些龙骑卫又显然不是李玄机的对手，立刻便现身挡在了墨千君的面前。

“想不到六儿和本宫竟然小看了你，而我们的国师大人也隐藏了自己的真正实力，把济王都给蒙骗了过去。依本宫所见，你的武功应该和墨将军不相上下，若不是君儿七日后要同六儿成婚，皇上直接跳过了钦天监下旨，让你无法在他们的生辰八字上大做文章，你也不会心急得显山露水吧。”

墨长歌微微一怔瞪着程怀卿道：“你这婆娘在说啥鬼话，这小兔崽子的武功能比得上老子？那你能一脚把他给踹飞，岂不是说你的武功比老子还高！”

程怀卿无语地看了墨长歌一眼，翻了个白眼将目光又转回了李玄机的身上，嘴角一勾笑盈盈地道：“素素是本宫最疼爱的妹妹，从小到大都未曾瞒过本宫任何事情。君儿出生之前，她还对本宫说过，若是生下了个女孩，希望能把她许配给贤妃的儿子，也就是六儿做妃子。国师硬要说君儿和你之间有婚约……你当本宫和墨将军一样好糊弄么？”

墨千君心中一跳，有些意外地看着程怀卿。

她娘亲打她没出生起就想把她许配给姬韶渊了？

丫的，这该是一场怎样的孽缘啊。

李玄机面无表情地抚着胸口站起，缓缓地拍掉了胸口正中印上的鞋印，双眸一眨不眨地望着墨千君。

片刻以后，他阴恻恻地一笑：“为何你们都不肯相信本座呢？难道偏要等着千君妹妹被害死你们才会后悔？”

他轻哼了一声，目光突然一转，恶狠狠地瞪着墨长歌说：“姬韶渊和千君妹妹绝对不能成婚！此二人八字相克命中带煞，若是硬要绑在一起，七日后的大吉之日就会变为大凶之日！不单是千君妹妹要受连累，便是整个将军府也会招来血光之灾。墨长歌，难道你真的想死么？！”

“你说的是真的？”见李玄机慎重阴沉的表情不像是撒谎，墨千君淡然地上前问。

“这世间能救你和将军府的唯有本座！”李玄机恨恨地道，“你若是一意孤行，七日后